

性格决定命运的权威分析

[瑞士] 荣格 (Carl Jung) 著 魏宪明 译

心理类型

如何把人分类？

弗洛伊德
点评版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心理类型

XINLI LEIXING

[瑞士] 荣格 (Carl Jung) 著 魏宪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理类型 / (瑞士) 荣格 (Jung,C.G.) 著 ; 魏宪明

译. — 北京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139-1054-5

I. ①心… II. ①荣… ②魏… III. ①心理学 - 研究

IV. ①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4710号

书名原文: Psychological Types

出 版 人: 许久文

责任编辑: 李保华

整体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

印 张: 17.375

书 号: ISBN 978-7-5139-1054-5

定 价: 58.0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我在实用心理学领域工作了将近20年，这本书就是我这些年来深入研 究所得到的心血结晶，它成型于我长期的思考过程中，内容来源于我在治疗精神疾病时所观察到的以及从实践中获得的无数经验，来源于我与社会上形形色色人士的沟通和接触，来源于我与朋友及学术对手的交流；同时，也来源于我对心理特质的自我批判。

我希望可以从历史学与术语学层面上将我从实践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与现有知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所有个案都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他们阅读起来更加困难。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要为自己的论证寻找历史依据，而是要把一个医学专家的经验从狭窄的专业领域带进一种普遍联系中，以期达到让那些外行人——只要他受过教育就能看得懂并因此而有所斩获的目的。我坚信，本书所呈现的心理学观点的意义和适用范围是极其广泛的，所以与将其继续放在专业化科学假设的形式中相比，将其放在一般的关系中会得到更好的阐明，不然我也不会冒着可能会被误解为是在侵犯其他领域的危险进行这种延展。

为达此目标，我将只检视此领域内少数几位著作家的思想，而不会将与 此有关的所有问题放在我的讨论内容中。因为就算只是编写相关材料和观点的目录，我都已经难以胜任了，更不用说对其进行长篇大论了，况且，这种做法对于推动问题的探讨和进展也没有

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所以，为了更专注于对本质性问题进行讨论，我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多年以来我在研究过程中搜集得来的大量材料。我的朋友斯米德（Hans Schmid）博士住在巴塞尔（Basel），我们曾通过写信的方式就心理类型问题进行过切磋。这些信件非常有价值，是我们观念的交流与碰撞，对理清我们的思想很有帮助，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我改动之后写进了本书，其余的只能忍痛割爱。而之所以要对那些信件做改动，是因为它们尚属于本书的准备阶段，若将其直接收入本书，不但不能使书中的内容更加清晰反而会造成混乱。但不管怎样，若是没有朋友的辛苦付出我是不能完成这本书的，所以，我要在此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柏拉图（Plato）^①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②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不仅是两种体系，还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类型，从古至今，这两种性格和思想体系虽然经过了各种包装，但仍不能掩饰其一直以来不同程度的对立性，特别是在中世纪，这种冲突表现得异常激烈，以至于那个时期的思想四分五裂，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并成为基督教会史上重要的内容。虽然称呼不同，但事实上我们所谈论的却始终都没有离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及他们的思想。灵觉的（visionary）、神秘的柏拉图式性格，对应的是基督徒灵魂深处坚定的信仰观念与信仰生活。而实用的、有序的亚里士多德式性格，则将这种信仰观念与生活固化为一个体系，一套教义、一种敬拜仪式。于是，基督教会最终兼容了这两种性格，前者体现在神职人员身上，后者则隐居于修道院里，但两者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

① 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年），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代表作《理想国》等。——译者注

②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博学多才，著作涉及哲学、物理学、政治学、音乐、生物学等诸多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马克思称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之人。代表作《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形治学》等。——译者注

第一章 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史中有关类型的问题 / 1

第一节 古代心理学 / 1

第二节 古代教会中的神学争论 / 16

第三节 关于化体说的争论 / 19

第四节 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 / 23

第五节 路德与兹温格利关于圣餐礼的论战 / 66

第二章 席勒关于类型问题的讨论 / 69

第一节 席勒的《美育书简》 / 69

第二节 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 140

第三章 太阳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 147

第四章 人类性格区分中的类型问题 / 160

第一节 乔丹类型学概述 / 160

第二节 乔丹类型学的专门描述与批判 / 166

第五章 诗中的类型问题：斯比特勒的《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 / 181

第一节 斯比特勒类型学引论 / 181

第二节 斯比特勒的普罗米修斯 / 189

第三节 和解象征的意义 / 209

第四节 象征的相对性 / 246

第五节 斯比特勒和解象征的本质 / 289

第六章 心理病理学中的类型问题 / 307

第七章 美学中的类型问题 / 323

第八章 现代哲学中的类型问题 / 335

第一节 詹姆斯的类型观 / 335

第二节 詹姆斯类型观点中特有的对立范畴 / 343

第三节 詹姆斯类型观的总体批判 / 355

第九章 传记中的类型问题 / 359

第十章 类型学总论 / 368

第一节 绪言 / 368

第二节 外倾型 / 371

第三节 内倾型 / 417

第十一章 定义 / 455

结语 / 537

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史中有关类型的问题

第一节 古代心理学

诺斯替教、特土良和奥利金

心理学自古就有，和人类历史相伴相生。但是，客观心理学却直到近期才得到了发展。可以说，在早期科学中，主观因素的增长使得客观心理学缺乏生长的土壤。因此，虽然古代人的著作不乏有心理学方面的叙述，但却都不能被称为是客观心理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古代和中世纪特殊的人际关系。可以说，那时候的人们总是喜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他们的同类，这在古代立法和生活习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只要能找到其价值判断的表现形式，古代人就会对同类持形而上学的评价；这种评价是由人类灵魂具有永恒价值的观念孕育而来的。虽然这种形而上学的评价可以被当成是古代心理学上的有益补充，但这也不能抹杀它与那种生物学角度的观点一样有害这一事实；另外，它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的评价，是唯一可以算是客观心理学基础的一点。

▲ 意识似乎正是心理生活的特征，而心理学则被看作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很明显，这是不容反对的观点，任何反对都会被看成是胡闹。可是，精神分析与这个观点却是相互抵触的，它否认“心理的即意识的”这种说法。精神分析认为心灵包含感情、思想、欲望等等作用，其中思想和欲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

★ 弗洛伊德

有很多人认为，心理学可以被提升至权威的高度，但是，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只有观察和经验才是客观心理学的基础。这一基础可能会很合乎理想，但事实上，科学的理想和目的并不是尽可能地对事物进行最精确的描述而在于建立法则；若说到准确地描述事物，照相机或是留声机式记录仪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而科学所要建立的法则只是要以简单的方式来表现样式繁多而彼此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的过程。这一目的因以概念为形式从而超越了纯粹的经验性范畴，不过，尽管概念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但追根究底还是考察者的各种主观心理汇集而成的。在建立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某种程度上掺杂大量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至于个人误差之类的问题也很常见，这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与生理无关。就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能看见色彩却看不到波长，与此相类似的现象在心理学中表现得尤为严重。早在我们进行观察时个人误差的影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最容易见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会做的就是将责任推给别人。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这毋庸置疑，因此我们自己身上也肯定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观察造成障碍。因此，我无法消除我对所谓客观心理学中的“纯粹观察”原则的怀疑，当然，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完全局限于测时器或测力器等心理”器械时则另当别论。同时，它也是人类抗衡实验心理学的巨大成果所凭借的手段。

不过，个人误差对自己观察后的表现和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至于其对经验材料的阐释和抽象所产生的影响则更是不言而喻了！一个观察者必须与其客体相适应，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只是主观地看，还应该客观地看，这对心理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要一个人只是客观地看待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过分主观地看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有当客观事实被认为只在所讨论的客体领域

中是有效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且能保证主观观察解释与之相符的时候，它才能以解释的真理性证据而自居。一个人因自身存在的“大缺陷”而看到了别人身上的“小缺点”。但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人身上有“大缺陷”也不能因此而证明别人身上没有“小缺点”。然而，倘若视力受损，就会普遍产生一种所有的“小缺点”都是“大缺陷”的理论。

如果想要科学而公正地对一个与观察主体的心理状态不同的心理进行评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认真考虑和重新认识一般知识的主观局限特别是心理知识的主观局限。而验证是否具备这一条件的标准就在于观察者是否能完全了解自己人格的界限和性质。至于怎样才算是完全了解自己，则要看他何时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的强制性束缚，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个性。

我们越去研究历史，就越会发现隐藏在集体主义的外衣之下的个性泯灭。而且，追溯早期人类的心理，我们更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个体观念的表现。我们只能找到集体的关系，或“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ystique*——列维-布留尔^①），却找不到个性。因为具有集体取向的心灵只能借助投射（*projection*）方式来思考和感觉，所以集体的态度会阻止我们了解和评价那些

▲ 把不合意的事实看成虚妄，继而找各种理由去加以反对，这是人类的本性。

★ 弗洛伊德

▲ 我们在集体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强烈的情感联系就足以用来说明它们的一个特征——在集体成员中缺乏独立性和创造性，所有成员的反应都是相类似的，可以说他们都降低到了一种“集体个人”的水平。

★ 弗洛伊德

① 列维-布留尔（Lvy-Bruhl, 1857—1939年），以研究原始思维而闻名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孔德的哲学》《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等。——译者注

但是假如我们从总体上来看待集体，它为我们显示的将不止这些现象。集体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智力水平的低下，情绪的失控，不能节制和容易冲动，在表达情绪时易于超越任何限度，并喜欢通过行为将情绪彻底发泄出来——这些以及类似的特征，勒庞对此做过十分出色的描述。

★ 弗洛伊德

与主体心理不同的心理。我们所了解的“个体”心理是近期才出现在人类心灵和文化历史中的。所以，在早期人类历史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集体态度几乎完全阻止了对个体差异的客观心理评价和对个体心理过程进行科学的客观化思考。由于缺乏这种心理思维，知识被投射的心理所充斥，被“心理化”了。这在最初人类企图运用哲学的观点解释宇宙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个性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心理的分化始终与客观科学的非心理化历程相伴同行。

综合上述思考我们就能得知，为何客观心理学资料的来源如此之少，以至于如今我们的手上所掌握的从古代流传至今的资料简直凤毛麟角。很难将古代的四体质（temperaments）当成是一种心理类型说，原因是这些体质仍在心理-生理的外观范围之内。但是，缺乏材料并不能阻止我们到描述心理二元对立的古代文献中去寻找线索。

诺斯替教（Gnostic）^①哲学建立了三种类型，即圣灵（pneumatikoi）、心灵（psychikoi）、物质（hylikoi）。它们与三种基本的心理功能相对应：圣灵对应思维、心灵对应情感、物质对应感觉。诺斯替教坚信知识的价值，这种精神与对心灵的低级评价相吻合，却与基督教恰好相反。因为基督教更注重爱与信仰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对知识是排斥的。在基督教信

① 诺斯替教是罗马帝国时期流行于地中海中部沿岸的一些神秘主义教派的统称。——译者注

仰领域，圣灵主义者影响力很小，因为他们只强调灵知（gnosis）。

只要你想到教会从很早之前便开始激烈而又恶毒地批判诺斯替教这一点，你就能知道类型的差异。早期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其信仰更具实用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一个原本理智的人因出于本能进行反击而陷入雄辩的论战中时，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本色是几乎不可能的。教会的统治相当严厉，信仰的原则也过于苛刻，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活动存在。

而且，教会的信仰因超乎人类现有的理智而显得不具说服力，其个别高尚的观念尽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却阻碍了理性思想的发展。与情感型的人相比，理智的人更容易被“为理智献身”的思想所影响。所以，如果从目前我们心智的发展情形来看，为什么诺斯替教派的灵知不仅没有在心智内容方面丧失其巨大的优越性，其价值反而越来越大就很好理解了，而由此我们也能想到，它会对当时教会中的理智者产生多么大的吸引力。对理智者来说，这些其实就相当于尘世间所有诱惑的总和。特别是幻影说（Docetism）^①，此说认为，基督的肉体形同虚设，他降世人间和受难都是一种象征（semblance），这种说法使得教会颇受非议。最后，纯粹的理智成分在争辩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可代价是人类的情感被白白牺牲掉了。

在这场针对诺斯替教的争辩中，两位极有影响的人物脱颖而出，他们是特土良（Tertullianus）和奥利金（Origen）。他们大约生活于公元二世纪末期，都兼具教会领袖和普通人的双重人格形象。朱尔兹（Schultz）在谈到他们时如此说：

奥利金如同一个有机体般尽其所能地吸收着所有营养，并把这些营养融入自己的本性当中；而特土良却很固执地拒绝这些营养，绝对地回绝任何一种外部表现。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对

① 幻影说是早期基督教对基督的一种描述，该学说认为基督只是幻影。——译者注

立的。他们对诺斯替教的反应不仅带着他们的人格和生命哲学的特征，对当时的宗教倾向与精神生活来讲，还具有诺斯替教观念的实质性意义。^①

公元160年，特土良出生于迦太基（Carthage）。早年间，他一直是个异教徒，且一度在都市生活中放浪形骸，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三十五岁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为止。他一生著书立说，成绩颇丰。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那无与伦比的热忱，激情澎湃的气质以及他对宗教清晰和非凡的领悟力。他常常为了一种可接受的真理而陷入狂热中，并能异常灵活地抱守单一的观点；他暴躁，是个战无不胜的战斗精灵，他从不同情自己的对手，直到确认已经彻底击溃了对手之后才会庆贺胜利；他的言词如同一把寒光四射的利剑，蕴藏着人类所不能及的威力；他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罗马天主教会（Church Latin）的创始人，早期基督教的概念也是由他发明的。“如果他坚持一种观点，他就会像身后有百万地狱雄兵在追击自己一样，对这种观点的各种结论追根究底，哪怕理智早已荡然无存，哪怕所有被破坏了的合理秩序已经七零八落地呈现在他面前，他仍会勇往直前。”他那不可改变而富有激情的思维，使得他一再摈弃自己曾经为之付出过巨大努力的东西。所以，他的道德法则永远是那么的严苛。他苦苦追寻苦难的殉道，绝不允许女性摘下面纱，禁止再婚再嫁的行为发生。其实，诺斯替教在思想和认识上都是满怀激情的，但其思想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和科学都遭到了特土良毫不留情的猛烈攻击。人们曾将把这一句话被当成了他的至理名言和崇高告白：“我相信它正是因其不合理性。”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他只是说：“上帝的儿子死了这件事可信，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他从坟墓中复活了这也很合理，是因为这根本就不

① 朱尔兹：《诺斯替教的历史文献》（耶拿，1901），第28页。

可能。”^①

特土良心思敏锐，他深切地知道哲学和诺斯替教的知识是何其贫瘠，因此对其根本不予理睬。他只相信内心的东西，并以其内心世界和内在现实为论据来对哲学和诺斯替教的知识加以反驳。他在这些内在现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那些仍然包含在现代天主教体系之中的抽象概念。在他看来，非理性的内在现实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动力；是他应对这个世界、集体效应和理性时所使用的科学和哲学依据，是他的原则。我对他所说的原话做了如下翻译：

我要寻找一个新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全人类的，它比所有的公告流传得更广，比所有篆刻的碑文更家喻户晓，比所有生命体系更有讨论价值，比全人类还要伟大。让我们尽可能地靠近这一证据吧！我的灵魂啊，假如你真的如许多哲学家所说的那样神圣而永恒，那恐怕你会因找不到立锥之地而终将消亡所以也就不可能是绝对神圣的；假如你真的如伊壁鸠鲁（Epicurus）^②所一力辩争的那样，那么不管你是数字组成的还是原子组成的、是来自天上还是出自尘世、是自古以来就附着于肉体之上还是后来才被灌进去的，你都很难生存；你到底从何演变而来，你通过什么方法让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即如何使他们成为善于感觉和认识的合乎理性的存在的。但是，哦，灵魂，我不会因你曾在学校中受过教育，对图书馆中的一切如数家珍、在雅地加（Attica）的高等学府和圆柱大厅里聆听和熏染过圣人们的高贵教诲就对你赞誉有加。哦，不，灵魂！我只想说，你是那样的无知、笨拙、幼稚，还没有受过教育，跟那些除了

① 《基督之肉体》（De Came Christi）第5节，参见《论肉身说》，第19页。

② 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年），古希腊哲学家，曾创建伊壁鸠鲁学派，以追求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为其学说主旨。代表作《论自然》《准则学》《论生活》等。——译者注

拥有你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甚至跟那些市井巷陌、工棚作坊里的下等人没什么区别。不过，你的无知恰好正是我所需要的。^①

在牺牲理智的过程中对自己造成的使得他毫不犹豫地、对非理性的内在现实表示认可，这就是特土良信仰的真正基石。他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宗教过程的必要，并在“灵魂的天性是基督徒”（*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这样完美的概念抓住了这种纯粹感觉。对特土良哲学、科学以及诺斯替教都没有什么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因为他是牺牲理智为理想的。这些性格特质在他生命的后期越发凸显出来。他在教会被迫向群众做出越来越多的妥协时奋起反抗，之后就开始追随弗里吉亚（Phrygia）^②的先知蒙塔尼斯（Montanus）。蒙塔尼斯极其疯狂，他对这个世界持全盘否定态度并将其彻底精神化。受此影响，特土良其后写了许多抨击教皇克利刻图斯一世（Pope Calixtus I）的政策，言辞激烈，再加上他坚持蒙塔尼斯主义，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教会之外。根据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③的记载，后来，特土良又将蒙塔尼斯主义摒弃一旁，自己建立了新的教派。

特土良是古代内倾型人物的代表。他经过反复思考且敏锐地发展起来的理性受到了感性的强烈威胁。因为这种基督徒式的心理发展过程，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就连蕴含在圣子伟大而又堪称典范的牺牲这一象征中的神话观念——这一最有价值的功能也失去了。他的理智以及由此产生的清晰的洞察力是最有价值的器官。因为理智成了牺牲品，所以纯理智的发展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这就

① 参见《特土良文集》第1卷，第132页。

② 大约于公元前8世纪建立于小亚细亚的一个国家。——译者注

③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年），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史上的权威人物，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代表者。有“圣人”“圣师”的封号。

使得他不得不把他灵魂中的非理性原动力（dynamism）当成自己存在的根据。为了情感原则他迫不得已地放弃了作为灵魂动力现象所赋予的特有的理性标志，还有诺斯替教的理智，所以，这二者在他看来就都变成了让人厌恶的东西。

大约公元185年，奥利金出生于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其父是一个基督教殉道者。他在很多方面都与特土良完全相反。他求知欲旺盛，所有有价值的知识都是他渴求的对象。当时的亚历山大港人才济济，名士云集，东西方文化汇聚一堂，百花争艳，这一切为了奥利金学习新知识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他生长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中，因而不不管是基督徒的观点还是犹太人、希腊人或是埃及人的观点他都全盘接受。刚开始时，他在一家宗教传道士开办的学校里执教，在此期间逐渐展露锋芒。蒲鲁太纳斯（Plotinus）^①的学生、异教哲学家坡菲内厄斯（Porphyrius）在谈及奥利金时如此说：“从他的外在生活来看，他就如同一个基督徒般与法律水火不容；但他却用希腊的观念看待物质和神明，并以其代替外来的神话。”^②

早在公元211年前，奥利金就把自己阉割了；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他为何这样做，但如果从历史着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猜测也许并不符合事实。奥利金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影响甚大，所以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群的学生。他的那些话语被学生们认真地记录在手抄本上，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很多精彩的句子。他具有多重身份，不仅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甚至还在安提阿（Antioch）^③给皇帝的母亲玛玛耶（Mammaea）举办过神学讲座，在卡萨内（Caesarea），还是一个流派的领袖。因为他四处游走，所以讲的课

① 蒲鲁太纳斯（Plotinus，205？—270年），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发展者。——译者注

② 参见哈纳克：《教义史》第1章，第357页；尤斯比厄斯：《基督教教会史和巴勒斯坦殉教者》第1章，第192页。

③ 位于小亚细亚的一座古城。——译者注

对一个男孩来说，他的潜意识中有种对母亲的排他性占有欲，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一旦对他构成威胁，他都会产生仇恨，甚至想杀掉他们。

★ 弗洛伊德

总是时断时续的。他知识渊博，能洞察蕴含于一般事物中的深奥含义。因他搜集到了古老的《圣经》手稿，所以在《圣经》文本的评论上占据了特殊地位。哈纳克（Harnack）在评价他说：

“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古代教会中唯一真正的学者。”奥利金与特土良不同，他不仅不排斥诺斯替教的影响，甚至还把诺斯替教中某些激进的东西弱化，已达到将其运用到自己教会中来的目的。如果仔细研究了思想和观点，似乎将他说成是一个基督教的诺斯替徒也不为过。而如果谈到奥利金在信仰和知识上所持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提到哈纳克一段颇具心理学意义的话：

无论对信仰来说，还是对知识来说，《圣经》都是不可或缺的：信徒从《圣经》中获得他们需要的事实和训诫，而学者则可以通过阐释和研究《圣经》中的思想寻找到热爱上帝的力量——因此，经过精神的阐释，好像一切物质的东西都被融汇到观念的宇宙中去了，最后，在这种“提升”中，所有的一切都被看成永远进升的阶石而被超越，留下的只有：上帝与其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的灵魂之间的那种幸福而永恒的关系（爱和显圣）。^①

奥利金与特土良在神学上的本质区别是哲学性的；奥利金的神学脱离不了新柏拉图派哲学的

① 不明出处。——英文版编者注